

温州地方文史研究

仰雲樓文錄

馬錫鑑題



張憲文 著



5
B
有限公司出版

温州地方文史研究

仰雲樓文錄

林劍丹敬書

张宪文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仰云楼文录

张宪文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8 字数180.000

2000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

ISBN 962-450-300-1/D.41395

定价:16元

自序

我素好史学方面的考据文章，“文革”后，随着“双百”方针的再度落实，学术界意气风发，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其时我有幸也重新分配到温州市图书馆工作，从事古籍的编目和整理。温馆是浙南的图书渊薮，素以贮藏善本和地方文献的丰富而著称。我在馆十年，是一生中读书最多，得益最大，写作兴趣也最为旺盛的时期。“藜阁有情容倜傥，芸窗紫梦最缠绵”，我曾以粗浅的诗句，写下当时对图书工作的美好回忆。

这本集子收录了我居馆期间业余所写的二十多篇文章，主体是清史和地方史方面的论文，也包括一些谱谍、传记和序跋之类的东西。书名取仰云楼文录，是为了纪念我的业师著名语言学大家蒋礼鸿教授，他字云从，嘉兴人，1938年执教温师时，我受其熏陶启迪，此后五六十年间，虽世事沧桑，而从游无间，我治学之所以尚能粗知门径，稍涉藩篱，主要是由于云师的教导。

文章贵有为而发。往日我不揣浅陋，下笔为文，其动机大致有二：一是业务上需要答复读者或有关方面的咨询，以资相互探讨，这可以说是图书工作者的本份；二是读书有得，对前人关于某些史实所作论断的偏颇加以论证，以期去误存真，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前者如写了《卢祖皋事迹考》，后者如写了《论清初浙南的白头军》、《论清初浙江沿海的迁界》等

等。卢祖皋是南宋时期永嘉(今温州市瓯海区)的著名人物,也是宋代温州惟一有词集流传的词苑名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掀起修志高潮,四川蒲江县修志办公室来函称南宋词人卢祖皋的籍贯有误作浙江永嘉的,嘱查复其致误之由。答复后,他们对蒲江是永嘉卢祖皋的号,卢祖皋不是四川邛州蒲江县人的说法仍持异议,并举出乾隆、嘉庆的《蒲江县志》、《邛州志》、《四川通志》均著录“宋卢祖皋,邛州蒲江县人,庆元五年进士”为依据而否定卢祖皋籍属永嘉。我考虑到卢祖皋这个人物,《宋史》无传,温州历代方志虽都为之立传,但内容都很简略,觉得有必要根据所见资料,对其人其事作全面考证,遂再参考群书,写成此文。发表后,学术界认为所论对卢祖皋生平事迹多有发明,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至于东南沿海各省迁界一事,发生在清顺治、康熙间,是清政府坚壁清野强迫汉族人民迁离沿海地区以之对付郑成功海上抗清的斗争策略,其时间之长、地区之广、祸害之深、影响之大实为清初国内的头等大事。但事关民族压迫,顺治、康熙朝《实录》对此只字不提,《清史稿》亦避而不谈,仅在《兵志》中以片语道及。因而迁界始末及其具体情况诸多不明,遂使近人对此事的论述多有错误,如有的著名历史学者辄曾引述迁界是出于郑成功叛将黄梧的密疏献策,并谓“迁界之事无甚大害于郑氏”,显然都是有违历史真实的。我在检读馆藏地方文献时,发现永嘉永强二都王至彪的《玄对草》和平阳朱鸿贍的《竹园汇辑》都叙述了在迁界中的亲身经历,继而参考各类史籍及方志和诸家谱牒,又掌握了一些资料,遂写成此文,把迁界的根本原因,前后经过以及此事对清、郑双方所产生的后果加以论述,以补史乘之遗缺,正前人之失误。发表后也颇获好评,为多种学术刊物所转载。看来,这些写作活动对读书和工作都有好处,并使

我进一步认识到为文如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必须重在论证，而论证必须充分掌握资料，资料掌握得越多越深，下笔为文也就会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文录》除上列史学论文外，其中谱牒、传记、序跋诸篇，都大体与史事相联，故都收在一起。在孙延钊先生所著《先征君籀公年谱》手稿仍存北京国家图书馆未曾出版以前，我辑录《孙仲容先生年谱简编》、并试作《孙诒让传》及为其遗文所写的几篇序跋，主观愿望都是想使世人能知道他的生平事迹，并了解他放眼世界忧国忧民，终于由一个章句经生转变成为了力图变法维新振兴中华的仁人志士，以及他晚年服务桑梓对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从而能够深入地了解他，研究他，纪念他。至于集内《传记》中叙述温馆书藏来源和藏书内容的几篇小文，也都与仲容先生倡导永嘉经制事功之学有关，把它收录进来，对了解温馆同玉海楼的历史渊源及其成长过程，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去年十月，温州市图书馆新厦落成，在万绿丛中度过了她的八秩华诞。回首前尘，我在馆之日，深受书香之哺育，墨韵之熏陶；而雨丝风片，星晨月夕，我也曾为这块园地而辛勤劳作，努力耕耘，洒下涔涔汗水。岁月情深，今天，我谨以此书作为向温州市图书馆回报哺育之恩的一份薄礼，也以之作为我回顾平庸的人生历程时对她怀有的一片眷恋之情，我相信，她或许能不以为谦笑而纳之的。

拉杂写来，不觉辞费，就把它当作为此书向读者略作交代的序言吧！我企盼着能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正。

张 宪 文

2000年2月29日写于鹿城江滨之仰云楼



张宪文（1920.10—）
浙江温州市人。图书资料
专业副研究员。长期从事
文化教育工作，曾任大、
中、小学教师，机关干部。

“文革”后，任职温州市
图书馆，从事古籍的编目
和整理。著述有《孙诒让
遗文辑存》、《高则诚集》
（合作）、《温州历代书
藏》、《张璁年谱》等
多种，并发表有关清史和
地方史的学术论文《卢祖
皋事迹考》、《论清初浙
南的白头军》、《论清初
浙江沿海的迁界》、《清
康熙博学鸿词科述论》、
《瑞安孙氏玉海楼书藏考》
等，曾多次获省、市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奖。传略辑
入《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
典》、《中国当代历史学
学者辞典》、《浙江古今
名人大辞典》等书。

目 录

论 文

卢祖皋事迹考·····	1
附：卢祖皋《蒲江词》二阕赏释·····	20
论清初浙南的白头军·····	26
论清初浙江沿海的迁界·····	40
清康熙博学鸿词科述论·····	52
清代温州东山、中山书院史事考录·····	68
瑞安孙氏玉海楼书藏考·····	93
七道士曾衍东的生平与著作·····	116

谱 牒

孙仲容先生年谱简编·····	132
曾衍东年表·····	154

传 记

清季朴学宗师瑞安孙诒让先生传·····	162
---------------------	-----

瑞安李毓蒙先生传·····	172
记前平阳县学训导钱塘吴祁甫先生·····	175
记清季诗雄江弢叔(湜)与温州·····	177
记瑞安黄氏蓼綏阁的藏书·····	190
记永嘉黄溯初敬乡楼的藏书·····	193
记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事·····	196
记玉海楼捐书浙大和籀园图书馆事·····	199
记温州市图书馆的古籍·····	202
记温州市图书馆故馆长梅冷生先生·····	205
记在郑楼温师的逝水流年·····	212

序 跋

《孙诒让诗文遗稿补辑》前言·····	220
《孙诒让序跋、书札、杂文辑录》前言·····	224
《孙诒让遗文辑存》前言·····	227
《章太炎未刊书札辑录》前言·····	234
跋《林公铎藏札二十九通》·····	236
整理王公仲兰《雪蕉斋诗话》后记·····	239
《王敬身先生遗稿》编后记·····	243

• 论 文 •

卢祖皋事迹考

永嘉卢祖皋，是南宋著名词人，有《蒲江词》传世。其生平，《宋史》无传，亦未见墓志、碑传。现存明弘治以后的温州、永嘉郡、邑志虽各为立传，但均仅举籍贯、科名和主要仕历。倒是《四库总目》卷一百九十八《蒲江词提要》对他的情况记载得稍多一点，说他是楼钥的外甥，尝与永嘉四灵相唱和，诗集不传。《（光绪）永嘉县志》据四库提要，在卷十七《人物·文苑传》中对旧志作了补充说：

卢祖皋，字申之，一字次夔，号蒲江。登庆元五年(1199)进士，嘉定中(1208-1224)为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与闽人徐夔并直北门。时庆泽孔殷，纶言沓布，祖皋抒思泉涌，号为称职。工乐府，词意清远，字字可入律吕，江浙间多歌之。祖皋为楼钥之甥，学有渊源，尝与永嘉四灵以次相唱和，有《蒲江词》一卷。

这算是关于卢祖皋生平最为详赡的著录了。作为一个宋代的著名文学家，其传记仅见于郡、邑志，而且如此简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笔者近检读地方文献，接触到有关卢祖皋的一些资料，虽仍属一鳞半爪，但在某些方面，似可补原传之不足。兹不揣鄙陋，略加比次考证，以为知人之助，幸研治地方文献者进而教之。

一、家世

关于卢祖皋的家世，明万历间永嘉王叔果⁽¹⁾曾看到《卢氏族谱》。他的《半山藏稿·杂著下》载有《书卢氏族谱后》一文：

卢氏先世多显人，侍郎、秘监而下可稽也。秘监之子英惠侯璿，奋义协忠，守城御寇，卒膺封爵，列祀典，伟哉烈矣！其后若云山、密庵父子，或乘时奋庸，或隐居修学，皆可谓善继述能纪纲者也。兵燹之余，室庐荡空，门祚衰歇，自其先迄今，殆四百餘载，而其子姓不绝者如线，伤哉！……吾温在宋时多贤达，其后无征，鲜有闻。卢氏所可征者，兹谱之存也。予有事宋奥山中，主卢氏家，其嗣孙永阳出旧谱以示，余弟阳德甫⁽²⁾为续其世系，仍漫书数语以志感慨，且俾卢氏子孙世守焉。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明代，卢氏已经“门祚衰歇”，子孙式微，到万历时，甚至其世系也失载了。此外，并指出下列几点：一、卢氏先世多显人。二、秘监子名璿，以御寇功，死后曾封英惠侯。三、卢璿后人有云山者，曾入仕居官，其子密庵，则隐居修学，均颇负时望。

文中所指秘监究系何人，王叔果没有明说。清孙衣言《瓯海轶闻》卷三十二《氏族·永嘉卢氏之盛》条谓：“秘监即申之。”又言：“卢璿为学掾，与刘仲英、石砺同御方寇，见郡志忠臣石砺传。”并在同书卷二十八《卢祖皋》条下引楼钥《池州教官厅壁记》，据以申述祖皋“继世科”，谓其先人自宋绍兴迄淳熙，有卢苇、卢汝弼、卢傅霖、卢珉、卢雯、卢瑀、

卢大年等人俱登进士第。按：卢璿与邑人丁仲修、周承己（周行己弟）辈从温州教授刘士英及邑绅石砺镇压方腊起义军殉身事，据《宋史·忠义传》及周行己《浮沚集》补遗《包瑞睦忠孝传》，知为宋徽宗宣和三年辛丑（1121）间事。卢祖皋生活在南宋淳熙迄嘉定期间，与宣和年代远不相及，王文所言“秘监”并非卢祖皋，至为明显。因此，孙衣言论定秘监即卢祖皋，亦即宣和间卢璿之父，复言祖皋“继世科”，举其先人自绍兴以后举进士者凡七人，均扞格殊甚。以孙氏之通博，应不致失考如此。这一错误，是否始于王叔果的误记，也很难说。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孙氏在辑编《瓊海轶闻》时，实未再见《卢氏族谱》，因言“侍郎及云山、密庵父子无可考。”并用推测之辞，只说“郡志文苑有卢挚，密庵或即其号。”

此外，在现存宋人诗文中，我们倒还可以知道卢祖皋父兄辈的一鳞半爪：

宋楼钥《攻媿集》卷五十八《池州教官厅壁记》

言祖皋“少孤而自立。”知祖皋自少即丧父。然其父名字事迹，均缺莫能详。

宋永嘉许及之《涉斋集》卷十有“次卢次夔直学投赠二首”。诗的序言说：“卢之兄有师法，方训长孙铸，而次夔近绎子屈致教参孙发蒙。”⁽³⁾可知祖皋有兄，并曾与祖皋一起在许及之家课其孙名叫铸和参的读过书。又，宋魏了翁《鹤山大全文集》卷六十五有《题卢祖岩复别祖墓》一文，言“予尝为同年友卢申之序《卢氏会拜录》，今其兄仲山以其别祖仓监之墓久失而复得，使识其事，……仲山游学胶庠，齏盐不贍，而能为别祖复三百年之墓，是滋可尚也。”可知卢祖岩字仲山，是祖皋的兄辈。而戴栩《浣川集》卷三《卢直院挽词》也有“兄悲子哭”之语，足见祖皋有子，且卒时其兄尚在。再，就

是卢祖皋在自己的《蒲江词》里有一阙《木兰花慢》，题云：“先君买屋蒲江，半属叶氏，似之五兄方并得之，因举六秩之庆，并致贺札。”可知他有个兄长叫似之。

据上，祖岩、祖皋，名同从祖，似之、申之、字同从之。其为兄弟，殆无可疑。且卢祖皋称卢似之为五兄，足见其兄辈是不少的。不过，这卢祖岩、卢似之究竟是他的胞兄或堂兄、族兄，其中一人，是否即为课读许及之之孙的那个兄长，或者也就是戴栩所说那个“兄悲子哭”之兄，均别无可考。其事迹除卢祖岩如魏了翁所叙“游学胶庠，蠶盐不贍”之外，别的也都缺莫能明了。

卢氏家世，所可言者，如此而已。至于他的主要姻戚，可考者，明州鄞县楼钥为其舅父，温州乐清钱文子，则是他的岳父。(4)

卢祖皋为楼钥甥，屡见楼钥《攻媿集》诗文和他自己之所为词。楼钥的父亲楼璩，乾道中，曾在范成大后知处州府。(5)楼钥自己在乾道七年曾任温州府学教授，淳熙十三年复知温州府事。(6)楼钥父子两辈，历官温、处，可以说与温州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因此，他家与永嘉卢氏联姻也就很自然了。复检《攻媿集》卷八十五《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状》，言其母“有子九人。女二人，早夭。”夭者，不尽天年之谓。据此可知卢祖皋不仅少即丧父，而且他的母亲也死得很早，是个孤儿。

证明卢祖皋为钱文子女婿，依据是他自己所写的《钱文子圻志》。该文末尾说：“(文子)加定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终，享年七十有三。娶吴氏，封宜人。子释之，将受公遗泽。女嫁宣教郎卢祖皋。孙男岩，女一人。明年十月十七日葬于所居白石岩北灵山之原。是为铭，以纳诸圻。祖皋谨志。”圻志在清光绪时出土于墓地。碑石高二尺二寸，阔二尺五寸，凡二十八

行，行二十字，楷书。志文并收于《白石山志》卷末《金石》及孙衣言《永嘉集内外编》的内编卷三十二。这一点，以前著述均未言及，应该说是一项重要的补充资料。

此外，据《蒲江词·醉梅花》阙词题：“叶行之府判自号从好居士，外舅赵西林先生上足也……”。知卢祖皋还有个岳父叫赵西林。究竟他是先娶于钱，因悼亡而继娶于赵，或先赵而后钱，殊无法考证。

至于卢祖皋居住永嘉何地，孙衣言《瓯海轶闻·氏族·卢氏之盛》条下，据王文“予有事宋奥山中，主卢氏家”二语，断言：“则卢氏盖宋奥人也。”恐非是。考《永嘉县志》卷十八《卢璿传》有“家宋奥”的记载，说祖皋先人是宋奥人，固是，但如果说卢祖皋也是居住宋奥，则非。依据是卢祖皋《蒲江词·木兰花慢》有“先君买屋蒲江”的话，其在池州怀念永嘉乡居生活的《水龙吟淮西重午》一词，也有“会昌湖上扁舟，几年不醉西山路”的词句。且宋叶适《水心文集》卷七有《赠卢次夔》的五律一诗，开头就说：“家住东郊深，能诗人共寻。”明确指出他的住处在永嘉东郊。永嘉县城北临瓯江，东郊是瓯江南岸附郭一带，其西有会昌湖，是到西山的水路必经之地。永嘉沿江多浦，有瓯浦之名。《（光绪）永嘉县志》卷二叙水门载：“沿江有西洲、蒲洲、任洲三洲，入江有十三浦。”蒲洲正当东郊之地（迄今地名仍旧，现属温州市近郊区状元乡蒲洲大队）。卢祖皋因其父买屋蒲江，因而居住东郊，并以“蒲江”为号，正反映了其住处蒲洲的地理情况（以水言则曰蒲江，以地言则曰蒲洲）。又，同书卷三乡都门：“德政乡有卢浦。”其地名或系后起，很可能是由于卢祖皋曾居住其地而得名的。至于宋奥（地名仍旧，今属瓯海县郭溪乡宋奥大队），地处旧永嘉县西南方二十余里，其地远离瓯江，群山环

抱，与“蒲江”殊不相称。如果卢祖皋居住宋奥，那末，从宋奥游赏附郭的西山，乘舟须经二十里，而且其行程是不经过会昌湖的。这一情况显与卢词“会昌湖上扁舟”所说的地理环境不合。因此，我们似可断言卢祖皋是永嘉东郊蒲洲一带人，或即卢浦地方人。永嘉在元末经方国珍之乱，明嘉靖中叶，沿江沿海又遭倭患，因而卢氏蒲洲旧家在“兵燹之余，室庐荡空。”孙衣言在《卢氏家谱》失传之后，据王叔果“有事宋奥山中，主卢氏家”二语，即认为卢祖皋是宋奥人，依据殊亦不足。

二、生平

据现存资料，我们可以勾勒出卢祖皋生平的一个轮廓：他少年时期是在温州度过的，庆元五年(1199)登进士第后，曾任淮南西路池州教授和苏州主簿，后来在杭州南宋朝廷任职，官至权直学士院。年五十一岁时卒于杭州。其生活年代约当宋乾道九年(1173)或淳熙元年(1174)到嘉定十六、七年(1223-1224)间。

祖皋少时即负诗名，是永嘉四灵江湖诗派的佼佼者。同时人永嘉王绰曾说：“永嘉继四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泳)、戴文子(栟)、张直翁(植)、泮幼明(亥)、赵几道(汝回)、刘成道(植)、卢次夔、赵叔鲁(汝迁)、赵端行(希迈)、陈叔方(昉)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论，则又有瓜庐隐居薛景石(师石)者焉。”⁽⁷⁾从叶适赠诗“能诗人共寻”的话来看，可见他的诗友对他是很推重的。他时常载酒舟中与朋辈分韵赋诗，赵师秀《清苑斋集》“载酒荷高情，……同舟却向城”的诗句可能就是当时的唱酬之作。在诗友间，薛师石与他的关系似更为密切，他们时常泛舟会昌湖中，徜徉西山之上，畅饮论诗，乐而忘返。这一时期

的生活，在他远离家乡之后，不论在池州、苏州或杭州，仍都怀念不已，并在词作中深挚地表达了他对童年少年乡居岁月的憧憬：“尚忆儿童旧地，疏簾外烟雨新晴。微吟罢，渔歌响答，欸乃醉中听。”⁽⁸⁾有时还不禁发出“乡情节意，…天涯羁旅，…归期无据”的感叹。

他登进士第是庆元五年。在此前后，曾客居吴中，有孙应时《卢申之蒲江诗稿序》和《蒲江词·清平乐庚申吴中对雪》可证。庚申是庆元六年。孙应时是绍兴余姚人，自庆元二年四月至五年六月任常熟知县。⁽⁹⁾孙序说“(祖皋)见予于吴中，不鄙定交。”足见其见孙定交当为庆元二年至五年间居吴中事。不久，他开始进入仕途，受任池州教授。这一事迹，见之于楼钥的《池州教官厅壁记》：“祖皋力学继世科为郡博士，其行也求赠以言。申之…进学不待劝勉，特以少孤而自立，将为人师，虑鲜琢磨之益…，大书无有父母，如临师保以遗之。”这些话，都是针对初宦为师而说的，不象已经居官进而迁转特加劝勉之言。但检现存池州郡、县志都没有卢祖皋任职学官的记载，其供职年月，已无可考，他的著作《水龙吟淮西重午》一词为任官池州之作则无疑。

此后，他调任苏州主簿，又重到吴中。其时正当韩侂胄弄权中枢，排斥异己，大兴党禁，后值开禧兵败，传首北庭，南宋又向金屈辱求和的时候。这一时期的活动，在《蒲江词》与宋人诗文集集中均有较多记载。如《摸鱼儿九日登姑苏台》、《虞美人九月游虎丘》、《贺新郎赋彭传师钓雪亭》，不仅记载了他的游踪和宴享之乐，而且也抒发了他感时忧国的情怀。象“天机滚滚山新瘦，客子情怀谁剖。…翻云复雨无穷事，流水斜阳知否？”“故宫历历遗烟树，往事知何处？漫山秋色好题诗，吟罢栏干独自立多时”等词句，其言外之意，至今仍感

人心脾。

在吴中，卢祖皋不仅多才，而且以多艺称。上举《贺新郎》词，是某年冬因彭传师吴江钓雪亭落成，应约与赵子野、翁灵晖等高会而作。申之酒酣落笔，最称擅场，⁽¹⁰⁾可见其文名籍甚当时。另在亲朋的酬答诗中，还反映了他善琴棋、擅书画，并富收藏。楼昉《攻媿集·诗》卷四《卢甥申之自吴门寄颜乐闲画笺》、《题审之寄示春郊画轴》、卷五《跋申之所藏韦偃三马》、卷十《赠别卢申之归吴门》诸诗都足以说明这一情况。这段时间，他还去过杭州，记下了“轻衫短帽西湖路”⁽¹¹⁾的行迹。别西湖两诗僧的《木兰花慢》：“念吴江鹭忆，孤山鹤怨，依旧东西”诸语，则表达了他心悬两地、去住为难的怅惘。此外，他居官吴中时且曾回过永嘉，有翁卷《苇碧轩诗钞·送卢主簿归吴》、薛师石《瓜庐诗·送卢次夔兼柬卢九秘书》二诗可证。

他离开苏州到杭州进身南宋朝廷，时间大约在嘉定十一年。开始的官职是主管刑工部架阁文字，十三年正月为秘书省正字，三月为校书郎，十二月为秘书郎，十四年正月为著作佐郎，十月为著作郎兼权司封郎官，十五年九月为将作少监。⁽¹²⁾架阁的职务，是掌管部一级的帐籍文案，“刑、工部共差一员。”官衔的全称是“主管尚书刑、工部架阁库。”秘书省是“掌管古今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的机构，正字、校书郎是省内管“校讎典籍，判正讹谬”的官员。著作郎、佐，职在撰述国史。将作监则是“掌宫室城郭舟车营缮”的部门，“职务简省，凡台省久次与郡邑之有声者，悉借径于此，号为储材之地。”⁽¹³⁾总之，这些职务，当时都是“择选有文才时望者为之。”卢祖皋在池州和苏州虽位居下僚，但文才颇负时望，他进而担任这些官职，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冷官闲曹，事